

……鬼，它生活在黑暗里，
当然没有影子；
神，周身有灵光环绕，
大概也不应该有影子。
只有人，他是光明与
黑暗的集合体，
所以才会有影子。
影子，它不仅是人
与鬼的界阈，也是
人与神的分野。

影

文
哲
散
文
集

乾

子

文哲散文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影 子

文 哲 著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1,000 开本:787×1092^{1/32} 印张:7 $\frac{5}{8}$ 插页:6

印数: 1—2,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中男

版式设计: 韩 梅

封面设计: 宋丹心

责任校对: 王 玲

ISBN 7-5382-4277-5/I · 135

定价: 6.00 元



简 介

作者孙世哲，笔名文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辽宁省鲁迅学会理事，辽宁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作者早期从事杂文、随笔写作，后来致力于鲁迅教育思想研究，先后有《鲁迅教育思想研究》、《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等学术著作问世。近年来，在治学之余，他又创作了一批散文、小品，见诸报刊。文哲的散文，在清新、流畅、朴实的叙述中，表现出难得的生活之真、情感之真；与此同时，他又坚持对文章中再现的逝去的岁月进行反思、审视与反诘，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

朴实生活和纯真情

感的化合

——评文哲同志的散文

王向峰

在评论文哲的散文之前，我想先谈谈“通才”。记得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到当时常见的几种文体及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时，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是三国时代的诗文高手，又是政治家、文学理论家，不仅擅长于写，还深谙其中的规律，他尤其能较早地把文学与文章作为不同的文类加以区分，特别揭示出诗赋是以其特殊的审美表现方式，区别于其他文类，这是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在此，本文引述曹丕观点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说明“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而是要从曹丕所标榜的诗文通才，即诗文体类不同，一般的作者只能偏长于其中的一种，但为文的全才，却能掌握这四种文体，即“唯通才能备其体”，来说明文哲的为文已取得了跨体类的成就。此前，文哲早已有论鲁迅的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蔡元培鲁迅美育思想的专著问世，这是书论自不待说，而他多年从政，虽没有如曹丕所说

的“奏议”文体，但相似的请示、报告、纪要之类，却是他的拿手文章。他现在又通过这本散文集，显示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才能蕴蓄，他达到了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的共同进展，我深知在文字写作中，这双备其体的开拓进展，决不是容易事，只能说：“唯通才能备其体”。

阅读文哲的散文，我感到有一种审美的愉快。这是因为他的散文写得真实生动，细致感人，从中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生活历史的许多特色，还能读其书可见其为人，比较具体地了解到作者为人处世的品格特点。中国先秦时代的《周易·大传》中早就提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这些都是在说明，由人所著的文字，要把真情实感体现在其中。事实上，凡是真诚的作者，他都应该这样做的。文哲的散文写作，从总体的创作目的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书名题为《影子》，就有取其为真实存在的投影的意思。

文哲的散文有难得的生活之真。书中的题材生活面，从50年代写起，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散文虽然是写感受，不是在写历史，但他的感受却可以清楚地折射出历史过程中的形形色色。有些事即使是关系到自身，他写作时也不回护其短。《昨天的影子》一文，写了他60年代在学校当班主任处理一个高中一年生的作文的事后悔悟。那个姓姬的学生在作文本的封皮上题写了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诗，对此，作为

班主任的他，从切身教训中感到这是个人奋斗的座右铭，他找学生谈话，批评了这个学生，教他要立志当普通劳动者。后来他发现这个学生写的作文日记，日记中记述了自己与当工程师的父亲在同一张桌子上检查与“普通劳动者”的差距，小姬从师教与父教的双重影响下，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想法。作者在散文中对这件往事十分愧悔。其实，类似的愧悔岂止他一人所有？

文哲的散文写世态人情有很深的笔法，他能像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小说家那样去捕捉人物的动作言语，然后给以个性鲜明的表现。他的《三会故知》写的是他大学的一位姓关的同学，其人在大学时本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学生，曾与女友辩论对领袖可否“一分为二”，他坚持可分论，结果与女友关系破裂后，那人到党总支检举了他，他受了团籍处分；“文革”中旧帐重算被逼跳楼自杀没死，人却残废。作者与他作为老同学与许多已经各据要津的学友在一个高级饭店相聚。座中只有这位当年的小关是“平民”，尽管同学们都说此刻不论职务，只以学友之情相见，但小关仍是坐在末座不发一言，大家提醒该他祝酒时，他站起来，拿酒杯的手颤巍巍地动着，说了几句感激的话，一饮而尽，不管别人喝没喝，“一屁股又坐下了，直到退席离开饭厅，他再没说一句话。”这时作为老同学的作者不禁怀疑眼前“这个沉默、迟钝、委琐、孤寂的‘小老头’是否就是我大学那个达观、自信、坦白、热情的老朋友？”这时作者

在这个人际反差存在的情势中，可贵地是没有忘记问一下自己：“我呢？从我的言谈举止中，可还有自己在大学时代的影子？”不问可知，谁都会在历史的境遇中不由自主地被改铸着。过去只有人说性格就是命运，这只是说对了一半，而我在这里却要说：命运也是性格；而由命运所铸造的性格却又是不容自己选择的！

文哲的散文不论写何种题材，他都能把事情的原委交代的特别清楚，使你有读记实文学的切近感受；他同时还常常作意义的激情引发，这就使人不能不相信他所记述的，不能不同情他所同情的，不能不热爱他所热爱的，不能不鄙视他所鄙视的，不能不尊重他所尊重的。这就是文学的移人与化人。他的散文中有好几篇是写母亲与妻子的。他对母亲的爱与对妻子的情，都写得令人十分感动。他的母亲年轻时代就守寡，带领一帮孩子，省吃俭用，维持家计，对文哲十分体贴关心。1951年抗美援朝他参军上前线，怕母亲担心走不成，没有告诉妈妈就走了，是托别人把行李和书信捎给母亲的。当六年之后儿子回家时，老母亲让儿子把军帽摘下，看看童年头上留下的那块疤痕还有没有？许多这样真情深蕴的细节读后让人泪下。文哲的妻子是与他恋爱结婚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她做了绝顶的贡献。在《妻性》（还有《初恋》与《小溪》）一文中，文哲写，有一天与妻子对坐，“见她那满是皱纹的脸，我就不由得感到负疚”。因为几十年间她只想到照

顾家人，吃的、用的，全是屈己待人。作者由此从鲁迅的关于母性、女儿性、妻性的论点说开去，得出了自己的新感受：“鲁迅说，女人的天性中只有母性与女儿性，妻性是被逼出来的。这无疑十分精辟。但我不揣浅薄，总想补上一句：妻性是母性与女儿性的变异，核心都是爱，只是爱的对象与表达方式不同罢了。”这是作者从自身经验中悟出的人生体会，我想是会在信服其诚之后产生感动之情的。

从文哲的散文中可以看到他所怀的一种为文的心愿，这就是他一直不停地在进行关于时代、生活和自身的反思、审视和反诘，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悔系列散文”中，而是在书中随处可见的。这个思想脉络可以在他的《朋友》一文中得到突出说明。作者是一位担任市级领导工作的现职干部。到了这个层次的人，一般都好把自己心灵的秘密用保险箱锁闭起来，但文哲却真心未泯，从文中可以看到他的那些在一般官员那里忌为人知的真实心曲：

说来奇怪，我的四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尽管有一半是在“官场”里度过的，但却很少有用自己的“官”职交下的朋友。大半生的经历告诉我，在这里虽不乏炙手可热的交往，但在推杯换盏、相互礼送中，往往紧跟着的是利益的竞逐。当有人向你唱颂歌，极力美化你的政绩时，不是有求于你，就是有防于你；当

有人百般向你献殷勤，举手投足都给你以关照，你要意识到他或许是在发放感情债，时间一到，连本带利是都需要偿还的。西方的一位作家讲，对于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来说，他面前只有两种人：不是工具，就是绊脚石。用它来概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同志，显然太过分了；但是几千年官僚统治遗留下来的旧官场的影响，我们却不应该视而不见；生活中的确有的人是在用外在的热情来粉饰内心的冷漠，以表面上的殷勤掩盖感情上的疏离，拿平等、对等的交往以固守官本位的观念。戏剧角色扮演的再好，也并非生活本身。没有了真实，失去了自我，还有什么朋友友谊可谈呢。

长久以来，我感到孤独，是自己与别人一起编织的茧，把这颗滚烫的心裹得紧紧的。现在，我的家居住在一幢“干部楼”里，即是“干部”楼，户主当然都是担负着或肩负过一定领导责任的人，修养与身分决定了这里的居民比别处显得更为拘谨与疏隔，由此常常令我想起鲁迅关于“刺猬”的比喻。我们各自生活在分配给我们的“集装箱”内，彼此很少往来。凭借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和新闻媒介，世界五大洲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了如指掌；然而却不知道

邻居家的孩子已经结婚，搬出去单过了；也不知道楼上的老人昨日过世，今早火化。从领导干部廉政的角度看，这当然无可挑剔，然而与情则不容，我说的是同志之情、朋友之情、邻里之情。走出家门，钻进机关派来接送的轿车，这车可算是一只装了轮子的“集装箱”，4个轮子是滚动的，而这颗心和这张嘴却可以密封。进了办公室，等于再调换一只“集装箱”，时间在默默中流去，生命在寂静中消失，偶有工作人员敲门来送文件，请示工作，也不过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小石子，击起的细微涟漪，很快就会平复，比原来更沉寂了。

作者审视和解剖自身，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人性的异化。读到这里，我的心中感到共鸣，也有点酸楚。我想到了杨朱的歧路痛哭，我想到了陶潜的“归去来辞”，我思考了唐宋时代的许多大诗人，为什么最后的信仰非道即禅。现在我好像听到了鲁迅当年“救救孩子”的呼声；不过入目的实际生活告诉我们，真正从创造完善的人格本质的目的出发，要救的又岂止是孩子！

文哲的散文善于在叙述描写中透出意蕴氛围，使人好像在不着痕迹的疏散迂回中，终于得到一种滋味。这是中国古代美学所肯定的一种“离方遁圆”，“超以象外”的笔法。且看《春梦》一文：作者在山城开会的空闲时间，去访问了一

位 30 年未见面的大学同班同学陈某，可是整篇散文却只写与老朋友直接见面前的情景，如在这里找见陈某之难，知者之少，住地之偏，而找到陈家之后，见到的是居室之陋、家俱之旧，以及陈某儿子身上所折射的其父的命运遭遇的阴影，每个环节的描述，在笔法上都不乏“余味曲包”的意蕴，是以非常的艺术方式告诉读者，他的老同学是一个长久的落伍者，失意者，困窘者，苟活者。作者在这些不无目的铺排之后，回叙了陈某当年在大学时代的文采风华，诙谐幽默，以及由此引来的厄运。那是“大跃进”中，陈某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火车，衔着世界上最大的雪茄，一路上咳嗽着前进”。此诗被系领导发现，却对这种完全是诗意的调侃，采取了严厉的批判行动，定性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并给戴上了“陈派”的帽子，大会批判了多次。组织上的这种惩罚性的批判，造成这个青年学生终生的悲剧命运，强加给他一个扭曲变形的框子，灰溜溜地一直走到退休之年。这又是一个被命运歪曲了的性格，也又一次证明了我前边所作的命运也是性格的判断。

文哲的散文是由朴实的生活和纯真的情感化合而成的，所以从他的行文中几乎看不出一点修饰的痕迹。也可以说，他在行文中除了要把经验感受写出来之外，好像没有考虑别的什么。所以，可以说他的散文更带有浑金璞玉之真。当然，这样也必然会带来一种负面效应，就是有些地方还

显得缺少琢磨之工。我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说的不过是要有人工创造要不留刻痕，这与艺术纯朴之美的“以天合天”，是并不矛盾的。对此，我想文哲在进一步加工自己的散文时，是一定会再造新境的。

风行水上 自然成文

——文哲散文创作谈片

胡祥玫

教师；文化局局长；《鲁迅教育思想研究》、《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等著述的作者；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副主任……诸般似难融合的身分集于他一身，首先就使人诧异地挑一挑眉。有人说：他因做官而感到治学之紧要，又因治学而使做官变得轻松起来。不过，这还不够。人有时是需要各种不同的渠道来表现、渲泄自己的内心情感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紧张的治学之暇，他又随手提笔，创作了一些散文小品，其亲切、平实、精微的行文风格更不禁让人眼睛一亮了。

他便是文哲，热情、朴实、深沉、亲切的文哲。应该说，我是从他的散文创作开始认识他的。

高尔基说过：理智指向未来，感情倾向过去。流逝了的岁月，往往为人们所珍重和追忆。文哲的散文大多表现过去的的生活，流泻着对亲人的绵绵情思，这类文字也最易见作者真挚的个性。《童牧》、《鲜红的十字》、《心中的歌》充满激情地回忆自己满怀热情、朝气和希望的青少年时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鲜明特色；《小溪》、《妻性》、《茶

嗜》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通过生活中的一件件平凡小事，描写了与老伴相濡以沫的人生旅程；《一抔泥土》、《一方石碑》寄托着对母亲深切的怀念；《五斤小米》、《邻里》、《小院》……母亲、妻子、师长、朋友、街坊，都是文哲的主要表现对象，真正是做到了“记身边事、唠家常嗑、写同代人、讲人性美”。他通过细微的生活琐事，歌颂了普通人的善良、纯朴。这些文章感动人们的无疑是他的真诚，是他在追忆中寄寓的情丝和对人性美的发掘。

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文哲追求四个字：真、情、淡、俗。这里的俗，非世俗、庸俗，而是通俗、民俗，即地方特色。读他的散文，明白晓畅，朴素无华，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不难体味作者的苦心。

文哲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一个深具责任心的学者从事专门研究论著之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世理人情，便具有常人难以抵及的深度。外孙子学校布置了一篇作文：《与爷爷奶奶比童年》，勾起了文哲对自己童年的回忆，艰苦的放牧生涯中又有许多童年的情趣。但在文章结尾，他又不沉溺于暮年忆旧的情怀，他的眼光更深邃——

“当今的孩子，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又回到家门，看电视，打电子游戏，其生活情趣、知识范围，都是我们童年时代无法比拟的；可是，我又总觉得，眼

下的孩子生活里又缺少了点什么。人来自于大自然，百年之后又复归于大自然，生活无论怎样现代化，也不要割断人与大自然的联系，不知道出作文题的教师是否想到这一点。”（《童牧》）

类似这样在朴素婉曲的叙述中，夹以精辟独特的议论，在文哲的散文中俯拾皆是。于平凡小事中，于真挚情感里蕴含深厚哲理，这也是文哲散文的另一个重要特色，这些思想给作品增加了思辨的光彩，加深了作品的意境和力度。《一抔泥土》一篇，文哲抒发对母亲深切的怀念，由母亲进而对中国劳动妇女作了一番整体的概括：“她热爱这块土地……她本身就是一抔泥土。像泥土那样平凡而伟大，又像泥土那样无私而无畏，劳而无怨，与世无求，只是默默地奉献和给予，她是一个真正的劳动妇女。”

岁月如水流逝，许多人和事都被时间淹没了，但也有些场景和细节沉淀下来，闪着光彩，构成了文哲散文篇章中最动人的部分。

“一年后，部队换防，上级决定我们团回国。火车刚到新义州，战士们就一窝蜂地站了起来，全都涌到‘闷罐车’中间的车门边上，眼叮叮地望着那即将看到的祖国河山。不知谁起的头：‘五星红旗——’大家紧接着唱下去：‘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随之，各个车厢全都唱起来。火

车在铁轨上奔驰，歌声在原野上飞扬，人们如醉如痴，几乎每个人都流了泪，但谁也不去擦，任其泪珠在面颊上滚落。鸭绿江大桥迎面扑过来了，安站的红绿灯信号灯已开始向我们眨眼……大家贪婪地望着这一切，歌声却始终没有停下来。”（《心中的歌》）

“震停之后，等我冲进屋子时，老伴告诉我，屋子一晃，她就先将到我们家串门的侄女推到了大梁下面的门框中间……然后将我们的几个孩子拽到了家里的八仙桌下边……至于她自己，她什么也没有说，我只看到她依然站在屋地中间，相形之下我感到十分惭愧，她没有军旅生活的经历，也没有学过‘先保存自己，然后才能消灭敌人’的军事常识，但在刹那间到来的生与死的抉择中，却做出了十分纯朴又极为伟大的一位母亲的决断。”（《小溪》）

文哲在流畅清新的叙述中，又直截了当地捕捉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或心情的场景和细节，与浓郁真挚的情感、发人深省的议论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也正是他的散文独特动人的魅力之所在。

尽管文哲散文创作中也存在文字欠简洁，有的议论失之冗杂，但从总体上看，文字平淡见新意，章法轻松而见严谨，诚挚率真的文品犹如其